

子思研究

在儒学发展史上，子思是一位争议较大的人物，他甚至是一位被遗忘的儒学大师。至今，学术界对子思的生平、从学、《子思子》的内容、『子思之儒』的思想内涵以及思孟学派的真实面貌等问题或认识不清或存有争议。

李健胜 著

青海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子思研究

李健胜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Z9N06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子思研究/李健胜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613-4958-8

I. 子... II. 李... III. ①子思-人物研究②子思-思想评论 IV. B2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862 号

子思研究

李健胜 著

责任编辑	晏国英
责任校对	晏国英
封面设计	朱 雨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www. snupg. com
印 刷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插 页	1
字 数	211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958-8
定 价	30.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7864 传 真:(029)85251046

序

儒学在中国学术史上,除了个别短暂的时间之外,向为显学。研究者甚众,而累积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这一点,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可了然于胸。近世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规范传入中国,以此研究、探讨儒学,又成为新的学术热点。现在看来,包括“文革”期间对孔子儒学的彻底否定,其实也是对儒学的一种片面理解或认识。当代的“国学热”,理性解读和固执偏爱与彻底否定者,仍然分庭抗礼、互不相让。其实,一边倒的局面,反而不是学术繁荣的表现,目前的景象恰恰说明儒学和儒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从另外的角度说,古来众说纷纭,方今热点犹在,置身其间,一定可以左右逢源。倘若机缘辐辏,还可以在其间纵横驰骋,往往有意外之得。

不惟如是,近二十年来,在各地陆续出土的简帛,尤其是业经整理的“郭店”和“上博”简中,许多佚籍是历代学人无缘见到的宝贵资料,其中有不少篇章涉及早期儒学的人物和思想,为古代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持续升温的早期儒学研究增添了强大助力。

李健胜君早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和文献基础,并对西方哲学著作下过系统的研读工夫。2001年至2004年,健胜在辽宁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从我攻读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他为人谦逊好学,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于先秦儒学研究多有心得和创获。其间,有多篇论文在《管子学刊》、《辽宁师大学报》、《青海师大学报》发表,在同学中表现不俗。在选择硕士学位论文时,他能够准确把握学术动向,决定选择“子思”这位“孔子之后孔门最主要的思想家、思孟学派的中坚人物”及其思想作为研究专题,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交验互证的方法,对子思及其思想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系统研究。其时,我个人也正在东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对健胜的论文

虽然十分关心,但有时候力不从心。所以,论文选题确定之后,结构和行文都是健胜苦心孤诣的结果,我对他的帮助并不多。文成,从提交专家评审并顺利通过答辩,都得到一致认可,被认为是一篇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毕业之后,健胜重新回到故乡,转到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任职,其间,问学于该校多位名师,并对《子思研究》这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整理和扩充,终于形成了现在这部学术专著。

健胜的研究工作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和比较圆满,应当归于方法和路径的得当。在研究过程中,他运用了传统的考据方法,其中二重证据之法运用灵活;再就是贯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路子,将子思放到先秦儒学发展的历史流程(健胜谓之“先秦仁学谱系”)中考察探究,既做到了点面兼顾,又充分突出了重点;另外,就是发挥思辨的功夫,运用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解剖子思儒学的思想主张,形成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认识是否正确,还有待学术界的评判,但是这种努力以及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值得肯定的。

古人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健胜在学术上是有追求的,并已经为此付出了很多,可以说是适应了这种逆水行进的方式。现在又从名师游学上庠,一定能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子思研究》一书的出版,将成为健胜学术探索之路上的一个驿站。希望健胜及时吸取来自学界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适当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and 行囊,充满信心地踏上前方更遥远的征程。

是为序。

赵东玉

2009年4月5日于大连三友轩

目录 CONTENT

序 / 1

导论 / 001

上篇 子思生平著述考释 / 011

- 一 子思身世述略 / 012
- 二 子思生卒年代新释 / 017
- 三 子思从学考释 / 033
- 四 子思门人弟子考释 / 042
- 五 子思著述情况辨析 / 051
- 六 《子思子》内容考释 / 070
- 七 辑佚本《子思子》辨析 / 081
- 八 《孔丛子》所载子思言行辨析 / 089

下篇 子思思想研究 / 107

- 一 孔子与子思之间:先秦仁学谱系的构成(上) / 108
- 二 子思与孟子之间:先秦仁学谱系的构成(下) / 121
- 三 子思“五行”释说 / 130
- 四 “子思之儒”的仁学思想 / 143
- 五 “子思之儒”的礼学思想 / 154
- 六 “子思之儒”论“义” / 166
- 七 “子思之儒”论“中庸” / 179
- 八 “子思之儒”论“诚” / 189
- 九 “子思之儒”的批判思想和抗议精神 / 197

附录一 浅议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 208

附录二 儒学热的冷思考 / 215

参考文献 / 227

导 论

子思，鲁国人，姓孔，名伋，孔子之孙，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历史上被称为“述圣”，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子思之儒”（《韩非子·显学》）。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笔者先对本论题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作一下介绍。

一、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在儒学发展史上，子思是一位争议较大的人物，他甚至是一位被遗忘的儒学大师。至今，学术界对子思的生平、从学、《子思子》的内容、“子思之儒”的思想内涵以及思孟学派的真实面貌等问题或认识不清或存有争议。除《礼记》和《史记》外，先秦史籍中甚少见到关于子思身世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所录的“《子思》二十三篇”，在唐以后已经失传；《孔丛子》一书的作者为了抬高子思的地位与影响，杜撰了诸多与事实不符的情境，其中所记大多并不可靠；唐宋以来的新儒家们虽然十分推重思孟学派，但对子思本人的思想鲜少阐发；近代以来，反映子思生平、思想等状况的《礼记》、《中庸》、《史记·孔子世家》等传世文献遭到质疑，从而使子思，这位孔子之后孔门最主要的思想家、思孟学派的中坚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思想愈发变得模糊不清。

战国时期长时间的战乱和之后的秦朝焚书，致使“子思之儒”的作品大多散佚，这是造成研究子思及其思想比较困难的主要障碍。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卷十三）中就说：“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周贞定王元年至显王三十五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

幸运的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们在湖北荆门郭店找到了孔、孟之间的一些儒学佚籍，上海博物馆还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了盗墓贼偷运出境的一批战国楚简。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静庵

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当前,郭店楚简的出土和上博简的公布,确实给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转机。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经整理得有字简730枚,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公布了竹简释文。这次考古发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掀起了研究的热潮。郭店楚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二、三等十四篇。

根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墓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约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该墓位于楚国郢都外墓地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这一带楚墓的时代序列已经排定,因此整理者对墓葬年代的推断应该是可信的。通过对相邻楚墓的分析,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百年;竹简的书写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竹简著作的年代自然还要早些,应当均在《孟子》成书之前。而从竹简的内容看,其中有据记载原属于《子思子》的《缁衣》一文,还有曾经在马王堆出土,记录思孟“五行”说的《五行》一文,更有明确提及子思的《鲁穆公问子思》一文。

2001年底,上海博物馆公布了上博藏战国楚简的第一部分,包括《孔子诗论》、《缁衣》和《情性论》三篇。根据有关学者的考释,上博简《缁衣》和《情性论》与郭店楚简《缁衣》和《性自命出》大致相同。之后,更多的上博简也陆续被公布。

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公布,为孔、孟之间的儒学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笔者之所以选取子思及其思想作为一个研究专题,也是基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价值。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子思及其学派的研究已经有了新的进展。从相关论集和专著来看,《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的一些篇章论及了郭店楚简与“子思之

儒”的关系；丁四新先生的《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一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性自命出》、《五行》两篇的学派属性，也谈到了子思及其学派的思想特征；郭沂先生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专章讨论了《子思子》一书的历史流变和篇章内容；李天虹先生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书，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和《中庸》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研究；李零先生的《郭店楚简校读记》一书（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郭店楚简诸篇作过十分精到的校释，同时也谈到了《缁衣》等篇章的思想属性和学派归属等问题；梁涛先生的《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对思孟学派的由来、思想属性、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的关系等问题有过研究和讨论。

关于子思的生卒年代，学术界一般都认可钱穆先生的看法。钱先生依照清代学者的看法，对子思的生卒年代问题有过详考，他认为子思年寿当为八十有二。郭沂先生在他的《孟子车非孟子说——思孟关系考实》（《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孔丛子》中关于子思的记载是可信的，孔子去世时，子思至少年至十六；他还认为《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子思“年六十二”的记述，可能是“九十二”之误。孔德立先生在他的《〈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以往各家陈说皆有失误之处，据他分析，子思“终年有九十二岁”。席盘林先生在他的《论鲁穆公变法中的子思》（《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子思的行年当如郭沂先生所说，子思生前还参与过鲁穆公的变法。

关于子思的从学情况，学者们一般都遵从旧说，但看法也并不一致。侯外庐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认为，子思之学出于曾子，他的这一看法实从宋代新儒家之说。李学勤先生在他的《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一文中，也谈到了子思的学派归属问题，认为子思之学出于曾子。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中认为，子思之学出于子游。姜广辉先生在他的《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一文中，也认为子思之学出于子游。

关于子思的弟子,吴静安先生在他的《公孙尼子学说源流考》(《南京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公孙尼子当属思孟学派,也当为子思弟子。邓建鹏先生《儒法之间——子思学派法家思想特征试析》(引自<http://www.law-thinker.com/news.php?id=1088>,发布时间:2006年3月14日)一文中认为,列于杂家的尸子当为子思弟子。

关于子思的著述情况,相关的讨论较多,除了上述几部著作谈及了这个问题之外,彭林先生的《子思作〈孝经〉说新论》(《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和李文玲的《〈孝经〉为子思撰新考》(《管子学刊》,2002年第2期),都认为《孝经》作于子思之手。郭沂先生在他的《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大学》出于子思之手。高新民先生在他的《〈周易·彖传〉与子思》(《青海师专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周易》的《彖传》和《小象》出于子思之手。姜广辉先生在他的《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一文中认为,郭店楚简中的绝大多数儒家佚书出自子思之手。另外,唐明贵先生在他的《〈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认为,《论语》一书是子思主持编纂的。

关于郭店楚简和《子思子》的关系,学者们也有很多讨论,在众多研究者当中,李学勤、李零、姜广辉、郭沂、梁涛和丁四新等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李学勤先生在他的《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中国哲学》第二十辑)一文中认为,郭店楚简《缁衣》、《五行》和《鲁穆公问子思》应当属于《子思子》。李泽厚先生在他的《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一文中认为,郭店楚简诸篇的思想属性并不明朗,不应当简单地将其归入某派某子。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也可以用李学勤和李泽厚二位先生的观点来概括。

具体来说,李学勤先生认为,郭店楚简《缁衣》、《五行》和《鲁穆公问子思》当属《子思子》。李零先生对新出土楚简的整理解释,以及对上述佚籍学派属性的论述也值得我们关注。姜广辉先生的《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一文,将子思置入儒学“道统”中,重新分析了儒学史视域中的“弘道派”。郭沂先生在他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中认为,郭店楚简制作的时代,《中庸》已编辑成书,且郭店楚简中的第一类和第

二类文献应归入《子思子》。丁四新先生在他的《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一书中,通过对《五行》与《性自命出》两篇的考证、释义,也谈到了与这两篇的学派属性有关的子思及其思想,但他认为《五行》一文不一定是“子思之儒”的作品。

关于《子思子》的佚文,郭沂先生在他的《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大学》是《子思子》的佚文。郭沂先生在他的《〈淮南子·缪称训〉所见子思〈累德篇〉考》(《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一文中,对清人黄以周考出的《子思子》佚文《累德篇》与《淮南子·缪称训》一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杨朝明先生在他的《上博竹书〈从政〉篇与〈子思子〉》(《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上博简《从政》当属《子思子》的佚文。

关于《孔丛子》一书的真伪问题,学者们也有不同见解。疑古派学者一般都认为《孔丛子》是伪书。黄怀信先生在他的《〈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孔丛子》一书所记内容有所依凭,并不全伪。李学勤先生在他的《〈易传〉与〈子思子〉》(《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孔丛子》错讹颇多,不足为凭。后来,李学勤先生在他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认为,《孔丛子》并非伪书,不过世传本《孔丛子》是东汉以来的改编本。李存山先生在他的《〈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上博简《孔子诗论》与《孔丛子》一书所见孔子论《诗》的内容颇为相近,这说明《孔丛子》并不伪。

关于子思的“五行”学说,最值得关注的当属陈来先生的相关研究。陈来先生在他的《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竹帛《五行》经部为子思所作,说部为孟子所作;他的《竹简〈五行〉篇与子思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一文,对子思“五行”的思想内涵有过深入探讨。宋启发先生的《论〈论语〉到〈五行〉——孔子与子思的几点思想比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一文,以《论语》和《五行》的文本关系为出发点,对孔子和子思思想的内



在关系作了分析。高立梅的《子思学派仁义内外说辨析——以〈中庸〉、〈五行〉篇为中心》(《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一文,也论及子思的五行思想。于春松先生在他的《近代学术视野中的子思研究》(上、下)(《哲学动态》,2007年第8期、第9期)一文中,重点介绍了近代学者关于子思五行的相关研究及其论争。

关于思孟学派,最值得关注的当属梁涛先生的相关研究。梁涛先生在《思孟学派考述》(《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一文中,对思孟学派的由来和属性进行了细致分析,他于2008年出版的《郭店楚简和思孟学派》一书,是近年来研究和讨论思孟学派的一部力作。此外,丁四新先生的《论〈性自命出〉与思孟学派的关系》(《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李锐先生的《古代中西方的“学派”观念比较——兼论“思孟学派”的问题》(《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4期)、陈来先生的《思孟学派研究》(《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等文章都对思孟学派的有无、特性及传承等问题有过详论。

在子思的思想主张方面,席盘林先生的《论子思的臣道思想》(《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对子思的臣道思想作了论述。许抗生先生的《〈性自命出〉、〈中庸〉、〈孟子〉思想的比较研究》(《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对子思的人性论作了深入探讨。孔德立先生的《郭店楚简所见子思的修身思想》(《管子学刊》,2002年第1期)一文,对子思的修身思想有过详论。陈聚友先生的《论子思的人格及思想》(《东岳论丛》,2002年第5期)一文,分析了子思的人格特点和思想主张。刘力、陈国峰二位先生在他们的《子思的人性论思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子思的人性论具有自然主义人性观的思想倾向。张丰乾先生在他的《论子思学派之〈诗〉学》(《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子思的生平事迹、著述情况及思想主张等问题都有过讨论,主要研究成果偏重于清理郭店楚简儒家诸篇的归属,郭店楚简与《子思子》的关系以及思孟学派的学派属性等问题,且争议较多。相比较而言,关于子思思想的研究和讨论相对薄弱,目前为止,还没有单独研究子思及其思想的专著问世。笔者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想认清孔、孟之间儒家思

想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是为了在学术界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本论题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首先需要确认《缁衣》、《坊记》、《表记》、《中庸》等篇章中的“子言之”、“子云”和“子曰”类文献,是否能够体现“子思之儒”的思想。

从《礼记》中保留的“子思之儒”的作品来看,子思一系的儒家所探讨的问题,往往与孔子的思想主题有诸多重合之处。从文本意义上看,“子思之儒”总是以孔子的言论作为阐发思想主张的主要立据,以“子言之”、“子云”和“子曰”引出的孔子之言构成了这些篇章的主体内容。关于“子言之”、“子云”和“子曰”的言论归属问题,学术界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当指孔子之言,有些学者认为系子思言论,也有学者认为“子云”和“子曰”系孔子之言,而“子言之”系子思之语。

因为笔者对“子思之儒”学术主张的分析主要依据《中庸》、《坊记》、《表记》和《缁衣》作出,所以对这些篇章的行文特点应当有所认知。关于这个问题,梁涛先生在他的《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兼论“子曰”与儒学的内在诠释问题》(<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2006/liangtao002.htm>)一文中有过详论,他说:“‘子曰’的属性、归属是比较复杂的,它可能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记叙或转述,也有子思的发挥、创造,在处理这些‘子曰’时也就不可一概而论,而需要作出具体分析。”他认为,这些篇章中引用孔子之语的做法,属于先秦儒学的内在诠释问题。《表记》中的“子曰”更接近《论语》中的“子曰”,而《坊记》中的“子云”则与《论语》中的“子曰”在思想上确有不相合的地方。《坊记》中云:“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这与《论语·八佾》中孔子与弟子“礼后乎?”的问答结论是相反的。《表记》中云:“子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与《论语·八佾》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说法是相近的。由此可见,“子思之儒”的作品中“子云”和“子曰”的部分,有些是关于孔子言论的记叙或转述,也有“子思之儒”的发挥和创造。基于此,笔者认为这些篇章中的“子言之”、“子云”和“子曰”类文献

可以视为“子思之儒”的言论,笔者在研究子思及其学派的思想主张时,主要依据的也是这些文献。

其次,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公布,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孔、孟之间儒学发展的基本面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出土儒书来研究先秦儒学史,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出土佚籍来改写业已形成的儒学思想史。

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发现,证明《礼记》中的一些篇章的确是“子思之儒”的作品,其中的《中庸》一篇也产生过思想史意义上的影响和作用。而那些深埋地下两千多年的《子思子》佚文则并没产生过类似于《中庸》的影响和作用。我们不能用新近出土的楚简材料去重构业已形成的儒学思想发展史,更不能仅用这些佚籍去重构“子思之儒”的历史影响。笔者认为,这些先秦佚籍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远逊于它们在文献学和学术史上的价值,试图用出土佚文来改写思想史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把研究子思思想的重点放到了子思及其学派思想的源起、形成和定位等问题上,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厘清子思及其学派思想的基本面目。在史料方面,除了郭店楚简《五行》和《鲁穆公问子思》之外,笔者所依据的主要还是传世史料。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疑古派学者的一些看法是不正确的,但疑古派学者在古史问题上的诸多见解是十分精到的,他们对《孔丛子》等典籍的真实性的质疑也是很有道理的。目前,有些学者开始全面地否定疑古派的学术贡献,过分地强调出土文献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并将一些明显作伪的材料当做信史看待。笔者认为,这样的态度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疑古派学者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现代化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在古史辨伪方面的一些观点仍然是成立的。出土文献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产生很大的作用,至于《孔丛子》等一些明显作伪的材料,更是不能轻易地相信和使用。

当前,“儒学热”、“读经热”正炽,华夏大地刮起一股复古狂潮。有些人声称只有儒学才能救中国,也只有儒学才能疗救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在专业性很强的儒学史研究中,也刮起了一股复兴儒学之风。郭店楚简等文献出土后,子思开始被人们热捧起来,本来默默无闻的“子思之儒”也被渲染成是儒学正宗。有些学者把《孝经》、《大学》、《易传》、郭店楚

简中的儒书等都说成是出于子思之手,甚至有学者认为《论语》也是由子思主持编纂的。按照他们的看法,“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都出自子思之手,《论语》也是由子思编纂的,郭店楚简中的绝大多数儒书也是子思的作品,《易传》中的一些篇章也是子思的作品,子思从原来被遗忘的情形,一下变得“知名”起来,更可堪称著作等身!

如果说目前出现的复古风气是中国当代思潮中的一种现象的话,那么学术领域内的“儒学热”则是一种基于学理基础上的复古主义,它的影响势必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复古风气更持久,也更深入,也需要我们以更为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它。

为了更好地说明出土佚籍不能改写思想史,学术层面上的“儒学热”更需理性对待这两个看法,笔者把与之相关的两篇论文附于书后。在这两篇题名为《浅议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儒学热的冷思考》的论文中,笔者系统地阐述了上述两个观点,而这两个观点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笔者在《子思研究》这一论题中的基本研究方法。

最后,在分析子思及其学派的思想主张时,笔者采取了历时性的分析方法。

子思是先秦仁学中期谱系的核心人物,他的诸多思想主张是继承孔子而来的,孔子思想对于子思来说是一种过往的历史资源。笔者认为,过往的历史资源与当下的生存境遇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关系,由于孔子和子思具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他们的思想主张之间天然地具有某种异质性,加之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也各不相同,他们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都会做出基于自身时代性的认知和反思。简言之,孔子和子思之间的思想承续关系是一种历时性的关系,这种历时性关系既和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因素有关,也与历史语境的变迁有关。如若将子思的思想置入这种历时性关系中,我们既可以系统地体察到子思思想整体的历史流变过程,也可以深入地了解他的特定思想主张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在研究方法上,笔者主要采用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对子思的生卒年代、从学、著述情况、《子思子》的内容、子思思想的内涵以及先秦仁学的前后承续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相关问题的考证方面,笔

者严格遵从王国维先生创始的“二重证据法”；在子思及其学派的思想阐释方面，使用了学术史而非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同时也采用了历时性的分析方法。笔者所采信传世史料包括《尚书》、《左传》、《周易》、《论语》、《孟子》、《礼记》、《史记》等，之所以要有选择地使用郭店楚简和上博简，是为了确保相关研究既有相对充足的史料依据，又不昧于史料的规囿。

上篇 子思生平著述考释

想要更全面地理解一位哲人的思想内涵,就必须先要对他的生平事迹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我们可以在一位哲人的人生际遇中找到他的思想理路,也可以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洞见到思想主张之于一个人的生活与心灵的意味。

子思无疑是一位曾被遗忘和被悬置的儒学大师。这位先秦仁学谱系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尽管享有很高的名位,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大多模糊不清,这种情形使他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影响往往流于形式,而无明证。由孔子创始的先秦仁学,传至子思、孟子,形成了先秦儒学的主流,有学者称之为“弘道派”^①。1993年发掘的湖北郭店楚墓,出土了一些竹简,其中一部分或可列入《子思子》。^②这次考古发现,更加充实了先秦仁学谱系成立的根据。然而,构成先秦仁学中期谱系的关键人物子思的生平事迹仍有许多疑问,新材料的发现使子思的生平和著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难解。

新的出土史料并不能直接解答人们的疑惑,而传世文献中关于子思生平著述的记述又十分简约,有些史料的记载甚至有明显的作伪成分。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澄清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各种关于子思生平著述的疑问,变得更加困难。所幸的是,近来一些学者也开始探讨和分析子思的生平和著述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笔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笔者认为,《礼记》和《史记》中关于子思生平著述的记载是相对可靠的,

① 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4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较大,笔者也会专章进行讨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确是《子思子》一书的佚文。参见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3页。